

欧阳  
糯米  
著

# 竹马非君子

More Than I Can Say

高冷腹黑的悬疑作家vs青梅竹马蠢萌助理

互相吐槽、整蛊

欢乐萌萌哒斗爱记



竹马  
非君子

*More Than I Can Say*

欧阳糯米  
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竹马非君子 / 欧阳糯米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

ISBN 978-7-5399-9795-7

I. ①竹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81877号

书 名 竹马非君子  
作 者 欧阳糯米  
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沈滢颖  
选 题 策 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 
责 任 编 辑 姚 丽  
特 约 编 辑 虾 球  
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 
封 面 绘 图 卜若梨  
封 面 设 计 80零·小贾  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 版 社 网 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 
开 本 880×1230毫米 1/32  
字 数 234千字  
印 张 9  
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,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 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9795-7  
定 价 28.0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## [ 第一章 ]

袁青觉得如果自己到三十岁都还没嫁出去的话，绝对是吕白那家伙害的。

早春三月的气候总是无常，前日还风和日丽，今早就翻了脸，感觉严冬又溜达回来了。尽管如此，由上班族、上学族和晨练老大爷老大妈组成的大军依旧顶着冷飕飕的春风出门，热闹了卢城的大街小巷。

偶尔有穿着单薄、冻得哆里哆嗦的妙龄美女路过市中心最繁华的街

道霞西路中段一家挂着“Amā”招牌的咖啡馆时，总会忍不住放慢了脚步，眺望一下那里面坐着的戴着黑框眼镜、气质卓然的帅哥，对着他默默地咽口水。

这位帅哥姓吕名白，此刻他交叠着长腿，怀里抱着软绵绵的白团子靠枕，漫不经心地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，目光扫向坐在自己对面西装笔挺的徐姓男子。

在吕白的凝视下，徐姓西装男颇有些不自在地挺直了身体，下意识地用公文包按压住隆起的小腹，一手拿起桌上的咖啡杯，企图将自己的国字脸缩进那方寸之间。

咖啡馆门口的仿欧式自鸣钟敲响第十二下时，吕白大提琴般低沉的嗓音骤然响起：“请问徐先生目前在哪里高就？”

西装男显然没做好心理准备，一口摩卡咖啡哽在嗓子眼里，差点没喷出来：“咳咳咳，年初……跳了槽。现在在一家外贸公司担任 IT 工程师。”

吕白挑起眉，目光充满疑惑：“哦，徐先生之前有相过亲吗？”

“相、相过。”

“相过几次？”

“相过好几次，不过……都不太顺利。”

“嗯，看得出来。”

这时，邻桌爆发出两个女人的窃笑声：“快看，两个男人在相亲耶！”

“真的吗？不过那个坐在眼镜帅哥身边贼头贼脑的女人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，长相根本不在同一档次，估计是远房亲戚之类的人吧。”

“远房亲戚”袁青涨红着脸，低垂着脑袋，悄悄在桌底下踩了吕白一脚。奈何对方不为所动，自顾自将靠枕弃置一旁，拆开搁在桌上的白色小包装袋，将奶精悉数倒进盛了半杯黑咖啡的马克杯里。

“请问徐先生目前有结婚的意向吗？如果有，打算什么时候结婚？”

“我年纪不小了，家里人也催得急，自然是越快越好。”说到这，西装男再次举起咖啡杯，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朝对面的袁青瞄了一眼。

吕白用小勺飞速搅拌着黑咖啡，直到那白色奶精丢盔弃甲，彻底躲进黑色的旋涡里：“哦……不知徐先生是否方便透露一下目前的经济状况？”

西装男终于脱离了咖啡杯的桎梏，抬头挺胸，气宇轩昂：“我有一辆丰田和一套三环以内的房子。”

吕白点了点头，似乎对西装男的老实交代比较满意，语气十分自然地问：“那么，请问一下徐先生的房贷和车贷需要还多久？”

西装男的面部表情瞬间凝固了，从春风得意变成了支支吾吾：“车贷要还三年，房、房贷还要还十三年。不过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”

“看你的气质。”

这一刻，袁青很想把自己的脑袋塞进桌子底下。

西装男额上青筋暴起，扭头向袁青控诉：“袁小姐，从开始到现在我已经忍了很久了，明明之前说好了是单独见面，为什么还有外人在场？”

“你想多了。”袁青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吕白已经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，斩钉截铁道，“我和袁小姐的关系可算不上外人，顶多算是——她的青梅竹马、老同学兼前男友罢了。”

士可杀不可辱。

西装男气得整张脸都绿了，腾地站起身，朝吕白比了比中指，拿起滑落脚边的公文包，径直冲出了咖啡馆。

鲁迅说过：不是在沉默中爆发，就是在沉默中灭亡。

所以袁青只能选择咆哮：“我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前女友了？”

“你九年前塞给我的情书，我到现在还留着呢。”吕白揉了揉耳朵，小酌了一口奶味浓郁的黑咖啡，“别告诉我你被刚才那落荒而逃的小子气得突然失忆了。”

“恰恰相反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你在收到情书的十秒内就回绝了我，现在想来，真是铭感五内！”

“唉，我早就说过不赞成学生在读书时期谈恋爱，况且，一封两百字的情书居然有三个错别字，让我十分怀疑你的智商和诚意。”

要是能以眼杀人的话，吕白不知道要倒在袁青脚下多少次了，而且是血肉横飞的那种，只不过袁青还没来得及发作，就听见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，袁青火冒三丈地回过回头。

Ama 咖啡馆的老板肖阳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了出来，正捂着肚子笑得前俯后仰：“哈哈，这段对白实在太精彩了，完全是打情骂俏的经典版本啊，大白，你真的可以考虑去写都市斗气冤家的浪漫爱情喜剧！”

“谢谢你的建议，本人矢志不移专攻悬疑推理。”男人放下马克杯，淡淡地说道，“还有，再叫我大白，相信我，绝对会把你揍成必比登。”

肖老板自动过滤了后半句话，拍拍吕白的肩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大白，哦，吕白，愚兄有一言你不能不听，现在悬疑市场竞争激烈，言情小说界纷繁芜杂，太需要你这样一颗独树一帜的新星了！”

“你从哪里看出他这个超级坏心眼能在真爱至上、曲折动人的言情界独树一帜了？”

“你从哪里看出我这个高智商悬疑作家能在逻辑崩坏、狗血遍地的言情界独树一帜了？”

袁青和吕白同时开口，二重唱一般。

吕白顿了顿，昂着头，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又道：“肖老板，从过去到现在，我的回复只有四个字：敬谢不敏。”

袁青活了二十八年，至今有两件事让她想破头都弄不明白：一是原本攻读法学专业、张嘴就引经据典气死人不偿命的吕白竟成了网络作家，而且是高冷的悬疑作家。可以想见，从此每个诞生于他笔下的男女主角绝对会离康庄大道越来越远。二是肖阳这浓眉大眼、皮糙肉厚的五尺汉子居然疯狂地迷恋言情小说。记得刚上大学那会儿她去男生宿舍找吕白，敲门敲到手抽筋，才从里面走出个大高个儿的男生，低着头，一边神情专注地看着手上的书，一边粗声问：“同学，你找谁？”当她看清书封上“还珠格格”四个字的时候，惊得下巴差点掉地上。

因此，时至今日，她对肖阳的 Ama 咖啡馆仍有着异于常人的领悟。

“吕白，既然来了，叫上夏薇薇，我们一块儿聚聚？”

“改天再说，我们走吧！”

低沉的嗓音在耳畔响起，犹如微风拂过脖颈，袁青微微一惊，发现原本挂在椅背上的羊驼色围巾已然圈住了自己的脖子，被吕白当成狗绳似的牵在手上。

“你想勒死我吗？”

“走吧，我饿了。”吕白答非所问。

他停下脚步，侧身看向袁青，狭长而幽邃的眼睛闪闪发光，透过薄薄的镜片如同夜色中的湖水潋滟开来，然后继续迈开长腿向咖啡馆外走去。等袁青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，已经站在花圃旁的人行道上吹着冷风，等着吕白从车库开来他那辆白色的小奥迪。

“上车。”吕白打开车门，笑道。

“不用了，我坐公车回去！”

“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？”男人语带揶揄，显然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，甚至反以为荣。

“你是不是看我嫁不出去才开心？”

“别忘了，我是在王雨倩阿姨的再三请求下，才答应前来替你把关的，何况，这回你妈介绍的家伙比上一个还要糟糕，皮黑腿短智商低，白白浪费了我的时间不说，相亲的时候，你看他的时间还没有看我的多，可以肯定地说：这人绝对不是你的菜。”

袁青一生气，好似白面皮做的脸蛋上就会习惯性地染上一层胭脂红，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和鼓起的腮帮子，好像某种毛茸茸的小动物。

吕白不由得心痒难耐，伸出食指戳了戳那粉色面颊。

袁青“啪”的一声打掉那只戏谑的爪子，扭头就往前走。

吕白也不急，慢悠悠地跟在她身后自言自语：“唉，真是好人难做啊！看来我只能用晚餐来补偿自己破碎的心灵了。吃什么好呢？鱼片汤还是红烧牛肉？”

“要不就咖喱猪排蛋包饭和鸡翅吧？”

“鸡翅是做红酒鸡翅、可乐鸡翅还是蜜汁烤翅呢？”



“对了，甜点做什么呢？番茄冻芝士怎么样？要不还是牛奶布丁吧？”

咕噜噜……

什么鬼声音？她又不饿，为什么肚子叫个不停？

一定是幻听了吧！

咕噜噜……咕噜噜噜噜……

受不了啦！

袁青停下脚步，回过头去，虎目圆瞪，虚张声势：“我也要补偿！”

吕白差点笑喷了，将她带回车旁，替她打开副驾驶位的车门，看着她一脸不甘愿地坐上去，系上了安全带。

车内的空调释放出温暖的气流，瞬间驱散了初春的寒意，因为相亲而紧绷了一天的神经逐渐缓和下来，袁青很快就眯起眼睛进入昏昏欲睡的状态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她睁开眼，随即对上那双狭长而幽深的眼眸，身上还盖着男人有些厚重的外套。明明之前还在为相亲失败的事气得要命，不知不觉间居然就在这家伙眼皮底下呼呼大睡，而那位徐先生的脸已经在记忆中变得模糊了。

“我睡了多久？”

“没多久，至少还没把狼招来。”

袁青看了看窗外，一觉醒来，时间已经到了下午，阳光懒懒地洒了一地。吕白所住的青竹小区近在眼前，一只小金毛趁人不注意悄无声息地溜达过来，明目张胆地翘起后腿对着奥迪的前轮撒了泡尿……

“怎么不叫醒我？”

“前提是你能被我叫醒。”吕白边说边下了车，小金毛绕过他的长腿，一溜烟儿跑开了。

长时间维持一个睡姿，袁青腰酸腿麻，脑袋也被过高的空调温度弄得有些缺氧，她僵手僵脚地跳下车，初春的风如刀似剑，立刻横扫过来。

“阿嚏！！！”

袁青毫无征兆地打了个喷嚏，涕泪横飞，引得路过的一对情侣嫌弃

地睨了她一眼，接着又甜甜蜜蜜地腻歪在一起。

吕白在袁青眼前晃了晃爪子，戏谑道：“别看了，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”

那对情侣听到了男人的调侃，迅速回头打量了下袁青的“口水”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诡异的笑声。

## [ 第二章 ]

袁青觉得自己没被活活气死，完全得益于在和吕白的长期斗争中不断提高的抗击打能力。她面无表情地伸出手：“把门卡和钥匙给我。”

“干什么？”

“鉴于你又成功破坏了我的一次相亲，非但不思悔改，反而沾沾自喜自以为得计，因此罚你买菜下厨，负责今天的晚餐，我只负责吃，其余一概不管。”

“好啊。”吕白居然乖乖把门禁卡和钥匙交给了她，然后耸了耸肩，“真可惜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各方面都还不错的小伙子，本来想介绍给你的，不过看你没什么诚意的样子，所以就算了吧。”

等袁青的大脑从当机到恢复正常运转时，发现自己正推着超市的推车，推车里堆着水灵灵的青菜萝卜。

咦，等等，有什么不对？

“鸡翅、猪排和鱼呢？”

“我发现我——忘带钱包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一早开车出的门，肖阳的咖啡又不要钱，所以到现在才发现。”吕白理直气壮地说完，提起一瓶酱油，放进推车里。

此刻，袁青无比希望天降 UFO，扔下一道光梯，把眼前这个妖孽彻底收走。气急败坏的她只得从斜背的小挎包里拿出皮夹，掏出了四张皱巴巴的票子。

“没钱了？”

“谁说的，忘带了。”袁青避开吕白投过来的视线，用豹的速度将空空如也的皮夹丢回挎包里去。

距离发薪日还有五天，已经床头金尽，余下的日子不得不开始减肥了。

不过，袁青向来要面子，绝不允许自己在吕白面前暴露窘境。

吕白的家距离超市很近，抄小路只需三分钟的车程，就进入了有健身房和花园的中档住宅区——青竹小区。吕白将车停好，和袁青一起步入靠近健身房旁边的一栋二十层的公寓楼，然后搭乘电梯到了第十层。

借着楼道感应灯的光线，吕白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打开了门。

“嘎！”伸手不见五指的玄关里乍然响起一声怪叫，吓得跟在他身后的袁青差点把手里的购物袋给丢出去。

吕白轻咳了一声，嗓音里充满威压：“恺撒。”

怪声隐匿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软糯糯娇滴滴的小嗓：“你好，吕大作家。”

这美称让吕白龙心大悦，他扬起唇角，摁下门口的电灯开关，灯亮了，一只在客厅的木头架子上蹦蹦跳跳，头上顶着几根呆毛的凤头鹦鹉现出了原形。

恺撒原名奈奈，本是肖阳的宠物，不知怎地就落入了向来猫狗不理的吕大作家的掌心。

因为提着大包小包，两手不得闲，袁青只能向恺撒抛了个飞眼，算作打招呼，无奈此君脖子一昂，轻盈地一转身，只留给她一个华丽丽的背影……

袁青将购物袋放在玄关，换了拖鞋步入挂着水晶吊灯的客厅，客厅转角处是厨房和洗手间，再往里走分别是书房、主卧和次卧。

吕白极其喜好维多利亚时期的书籍和相关电影，对那个散发着华丽的颓废气息的年代推崇备至，用他小说里的句子来形容便是“犹如精致的阴影在鸽子血似的红地毯上蔓延开来，极红的红与极黑的黑蔓延在一起，不知谁会淹没，谁会消失。”因此他屋子里所有家具摆设都是维多利亚风格的，极富年代感，哪怕是阳光充沛的日子，色调依旧浓郁又阴冷，置身其中，仿佛有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气息。

对了，吕白真的要给她介绍对象吗？还是他又想出什么花招来戏弄自己？袁青决定化被动为主动，拎着青菜萝卜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进了厨房，分外仔细地清洗那些蔬菜，主动将萝卜和白菜切成了丝。

“难得今天这么勤快。”系着围裙，麻利地插上电饭煲插头的吕大厨慢悠悠地说道。

“吕白，那个……那人是谁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你说的，那个各方面还不错的人……”袁青低眉垂眼地冲洗着刀和砧板，从侧面看去，长长的睫毛遮住了她的眼睛，让人看不清她的表情。

吕白目光闪烁，淡淡道：“是啊，那小子长得挺帅，有车有房，还有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职业。”

袁青认识吕大作家多年，此人毒舌蔫儿坏小心眼还极度自我感觉良好，之前从未听过他这般夸过别人，还把人夸得跟朵花似的，不由得竖起两只耳朵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什么地方的人？我……要见他吗？”

“那要看你的表现了。”吕白一脸高深莫测，“首先必须推掉其他乱七八糟的相亲，我可不想一到周末就得洗眼睛。”

袁青好气又好笑：“又不是你相亲。”

吕白睨了她一眼：“第二个条件是必须随叫随到，答应我的事不能反悔。”

“我答应你的事什么时候反悔过？”

吕白挑了挑眉，露出一口白牙：“好，那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，现在我允许你告退了。”

君子远庖厨是吕白的人生格言。可惜，对于一个不喜欢超市便当和地沟油外卖的黄金单身汉来说，如果信奉格言的话，就只有活活饿死的份了。

不过，从厨房赶走袁青也是必须的，他才不要一个连盐和糖都常常弄错的“厨痴”给自己打下手呢。

袁青出了厨房，百无聊赖地去勾搭恺撒，勾搭不成反被啄了一口，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在客厅里溜达了一圈，打开电视一口气换了三个频道，虽然播放的电视剧不同，题材却如出一辙：《婆媳的战国时代》，《当婆婆遇上妈》和《媳妇是怎样炼成的》。袁青只得彻底放弃，像自己这种没入门的还是别看高段位的“武林争霸赛”了。

关了电视，袁青晃晃悠悠地溜达进了书房。

只要吕白不写作的时候，书房对她都是开放的。

书房的陈设很简单，仅有一桌一椅一浅灰色沙发和小茶几，桌上搁着笔记本电脑，椅子后面是简易的墙壁书架，书架上整整齐齐排放着各类小说。最上层的是一些外文小说：《多里安·格雷的画像》《化身博士》《达·芬奇密码》《百年孤独》《尤利西斯》……而中层则是中文版本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、《消失的人》和《是名画总会被偷的》等侦探类小说，有些睿智，有些复杂，有些甚至有趣。最下面便是吕白自己的作品，从大学时期出版的处女作《低等生物》，《盲目》系列三部曲，到毕业后创作的《无罪》和最新出版的《醒来》，这些作品所构筑的世界在袁青的眼中充满了阴暗晦涩、魑魅魍魉和光怪陆离，属于那种她唯恐避之不及并且永远不想触及的领地。

袁青习惯性地从书架上拿起吕大作家的新作，然后在书桌对面的沙发坐下，沙发罩上散发着淡淡的熟悉到令人心安的体味，看来在通宵赶

稿后，这个沙发成了吕白小憩的地方。她下意识地抚摸着有着皮肤一般柔软质感的沙发罩，然后抱着书将自己的整个身体都陷了进去。

厨房里飘出了饭菜的香味，吕白解开围裙，从厨房出来，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客厅，便去了书房，很快在沙发上找到了睡得口水直流的某人。

迷迷糊糊的，袁青突然觉得耳尖一痛，猛然惊醒，就看到吕白放大的端正脸孔，一双眼睛透过镜片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。

“真不容易，居然抱着我的新书睡到口水都沾上去了，是不够精彩还是能催眠？”

袁青猛然从沙发上跳起，赶忙用袖子将书里外三层都擦了擦，然后小心翼翼将那本大部头放回原位：“错觉，纯属错觉而已，你知道我的智商基本都贡献给韩剧了，平时不看小说的嘛。”

“我上回明明见你用手机在看一个叫绿兔子的家伙写的小说。”

“哎，她那种小女生爱上霸道总裁的故事怎么能和你的小说相提并论呢，对我而言，你可是和卡夫卡一样级别的存在啊！”袁青的溢美之词跟不要钱似的蹦出来，生怕让自己床头金尽的晚餐还没到嘴，就被自尊心极强的吕大作家扫地出门喝西北风。

“是吗？没想到你居然对我有如此高的期待。”吕白浅笑道，“记得上政法大学那会儿，你和夏薇薇都选择了文学专业，做什么都喜欢一较高下，连毕业论文都非要选和她相同的题材，解析卡夫卡的小说《城堡》的意义，结果——”

在吕白戏谑的注视下，袁青不自然地转移视线，挠头抓耳。

“结果，《城堡》的第一章尚未看完，你已经睡得天昏地暗、日月无光了，醒来后索性翻到最后一章，然后彻底抓狂，因为卡夫卡他老人家根本就没把小说写完。最后那篇论文还是我帮你完成的。”

“你的记忆力真是极好。”袁青咬牙切齿地赞道。

“天天看着某人在图书馆里睡得口水直流，好不容易醒了，就抽风似的揪自己头发，自然是印象深刻。所以在大学那种比拼颜值的地方，你竟也有知名度了。后来还有人问我‘总是坐在你对面的那个女生是

谁啊？”

“哦，你是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照实回答——路人甲。”

袁青：“……”

只要两人一见面，没有一回不掐架的。

袁青衣袋里的手机突然发出嗡嗡的震动声。她按下通话键，一个饱含幽怨的女声顷刻间飘入耳内，成功地让她的汗毛全体起立：“嚶嚶嚶嚶嚶嚶……”

“再嚶一声我就挂了。”

“袁青，你个没良心的，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薇薇吗？”

### [ 第三章 ]

袁青面无表情地回道：“这句话你应该对爱新觉罗·弘历说。”

“可我找不到他人啊，编辑也找不到他，打了一天的手机都是关机，家里也没人开门，急死我了！”

“别嚶了。”袁青抬起头，瞪了吕白一眼，“此人就在我眼前六点钟的方向。”

“哦，那他是不是在十指翻飞地敲键盘码字？”

“不是，他刚去厨房大秀厨艺，现在准备吃饭。”

于是袁青不得不再次忍受夏薇薇的鬼哭狼嚎。

“呜呜呜呜……怎么办？今天是《吓死猫》的 deadline，如果他再不交稿的话，杂志社就要开天窗了！”

“别吵了，我会跟他说的。”袁青揉了揉额角凸起的青筋，火速摁断了通话键。

“谁来的电话？”吕白一手撑在沙发上，慢悠悠地问道。

“你女朋友。”

吕大作家维持着呆如木鸡的表情足足有五秒钟，然后不咸不淡地说道：“不要以讹传讹。”

袁青挠了挠耳朵，低眉垂眼，权当没听见。

夏薇薇是吕白的官方绯闻女友。

除了没有得到吕白的“V”字认证之外。

夏薇薇身高腿长，花容月貌，家世清白，手提爱马仕，身穿香奈儿，脚蹬克里斯提·鲁布托红底鞋，浑身上下迪奥香水味香飘四里，是个典型的白富美。

“夏薇薇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据说是你欠账不还。”

“我和夏助理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瓜葛，工资也从不拖欠，都是按时打卡的。”吕白勾起唇角浅笑。

袁青耐心耗尽，母老虎相毕露：“不要明知故问，妄图拖延时间，吃完饭赶紧给我码字去！”

“再说吧，先好好吃饭。”

袁青不是认识吕白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而是认识了这个男人整整十五年，从初中、高中、大学到现在，对他的坏毛病了然于胸。

每当这家伙不想做某件事的时候，都会习惯性地含糊而过。

譬如初中英语小测验，她写小纸条求他帮忙，几秒钟后他回给她一个纸条：知道了，等一会儿。

结果从考试开始到结束，这家伙一面下笔如飞，一面把自己的试卷捂得严严实实，滴水不漏，连丝缝儿都没透露给她。

譬如大学时她将夏薇薇写的情书转交给他，这家伙直接把情书往口袋里一塞，挥了挥手：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



她不知道吕白有没有看那封情书，反正夏薇薇围着他折腾到现在，做了吕白的助理，而不是他老婆。

譬如她二十七岁那年决定放弃自由恋爱的权利，选择相亲结婚时，他就说了一句：“好吧，随你。”

结果她相了一年的亲，全部鸡飞蛋打，被吕白搅和得一个不剩。

袁青虎着脸说道：“不码字，没饭吃。”

“这是我家。”

“这是用我的钱买的菜。”

“我下的厨。”

“你想让《吓死猫》杂志开天窗吗？”

“你怎么比我的助理和杂志社编辑还要激动？”

“我是怕你丢了饭碗，还不起房贷，露宿街头，还要来叨扰我！”

“幸运的是，我上个星期刚刚还完全部贷款。”

袁青懒得再看吕白一眼，提起挎包旋风似的从书房出来，径直走向客厅。

恺撒在木头架子上睨了袁青一眼，然后低头享用自己的美食。

等等，她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

袁青刹住冲向玄关的脚步，缓慢地回过头，只见客厅的餐桌上有鱼片汤，红烧牛肉，咖喱猪排蛋包饭，生菜色拉，番茄冻芝士……满满的全是自己喜欢吃的美味佳肴，但这不是重点。

重点是——她买的青菜萝卜呢？难道它们突然变身了么？

“身为一个善良可爱的与我心有灵犀的青梅，面对我高超的厨艺，此刻应有掌声。”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宛如幽灵一般在背后响起，“等你哪天想吃青菜萝卜了，我会再给你做的。”

袁青扭过脑袋，手臂在空中很有气势地挥舞了两圈，半天憋出几个字：“我是不会被收买的，吃完饭给我赶稿去！”

吕白：“……”